

全球“链式经济”重构中的 俄罗斯选择与中俄合作空间

万青松

【内容提要】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进一步暴露全球“链式经济”的短板和痛点。全球各主要国家正在围绕如何重组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链式经济”展开大讨论。俄罗斯既不是全球“链式经济”最积极的参与者和重要的网络节点国家,也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但凭借其世界重要的能源、资源输出大国地位,依然在全球“链式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应对当前全球“链式经济”重构的新变化和推进中国“双循环”战略的迫切需要出发,俄罗斯完全可以成为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国,建议以深化后疫情时代的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拉紧新时代中俄关系的纽带。

【关键词】 俄罗斯 “链式经济” 全球化 中俄合作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专项课题“‘一带一路’与欧亚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构建”(项目批准号:ECNU-BRGD-202105)。

【作者简介】 万青松,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市高校智库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当今世界,以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链式经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质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参与或引领“链式经济”的规模与程度。然而,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也进一步暴露“链式经济”的短板和痛点。有专家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再次证明了“链式经济”不过是国际资本在他国榨取最高利润的手段。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处于“链式经济”上游地位的发达资本输出国,出于自保纷纷与“链式经济”脱钩,退回西方传

统的“块式经济”^①。还有专家指出,全球产业链在历经近30年的发展后正面临多重挑战。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贸易限制和民粹主义政策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调整。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将是未来的长期态势^②。

有鉴于此,全球范围正在围绕如何维护“链式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展开新一轮的大讨论,包括提出重组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等。在“链式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俄罗斯既不属于全球“链式经济”的最积极参与方和重要的网络节点国家,也较少受到国际经济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似乎总是以一种特殊身份游离于这一全球进程。本文旨在探讨俄罗斯在全球“链式经济”(尤其是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俄式“处世之道”,并寻求深化中俄“链式经济”合作的可能路径。

一 俄罗斯在全球“链式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参与特征

苏联解体30年来,总体而言,俄罗斯融入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链式经济”并不够理想,其经济结构至今未有大的改进,仍是以原料等出口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较低,其融入高端产业链、价值链的程度非常低。

(一) 俄罗斯的全球产业链参与及其特征

虽然俄罗斯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整体而言,俄罗斯既是融入全球产业链较弱的世界大国,也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单一型国家。一方面,俄罗斯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且25年间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变化(见图1)。具体而言,俄罗斯商品出口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而世界平均值则呈上升趋势,除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商品贸易受挫明显以及2017~2018年俄罗斯的商品出口有小幅回升;服务出口占比方面,俄罗斯下降也比较明显,1999年是最高峰,到2011年触底,之后缓慢爬升,到2016年到达顶峰。另一方面,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结构与世界的

^① 《专家文章:新冠疫情暴露全球化产业链痛点》, http://ihl.cankaoxiaoxi.com/2020/0714/2415621.shtml?ulu-rcmd=0_026fp_rfill_5_e_194689a9c084be393283295da_78367b, 2020年7月14日。

^② 倪红福:《新工业革命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环球》2021年第1期。

总体分布出现巨大差异,在燃料、工业品出口方面占比呈现完全相反的变化局势(见图2)。从优势产业分布来看,俄罗斯在石化、天然气、冶金、农业和林业等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全球制造业占比中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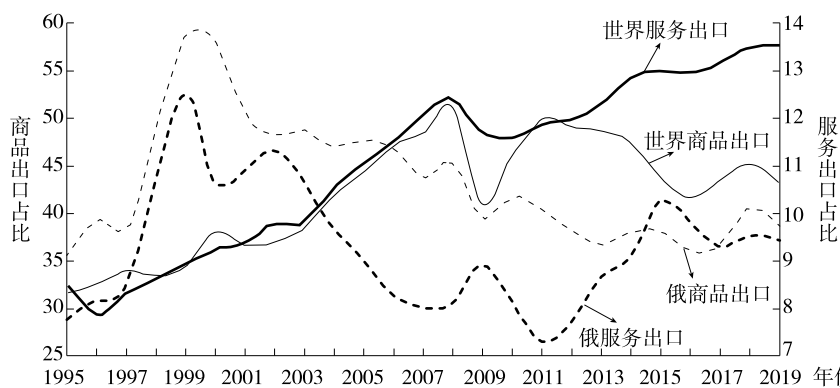


图1 1995~2019年俄罗斯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比重与世界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转引自俄罗斯中央银行专家的最新统计分析,Маргарита Лютова. Глобаль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цепочки: мес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Econs. online, 21 апреля 2021, <https://econs.online/articles/ekonomika/globalnye-proizvodstvennye-tsepy-chki-mesto-dlya-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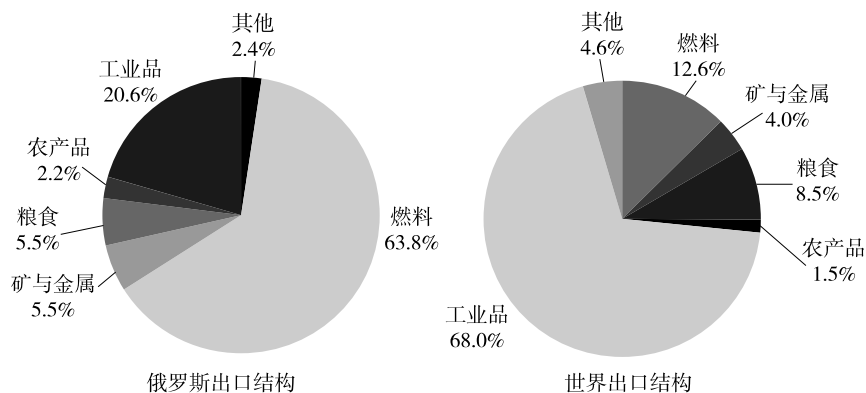


图2 俄罗斯出口结构与世界出口结构分布

资料来源:同图1。

近几年,俄罗斯政府在出口多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如葵花籽油、小麦、玉米、黄金、准白金等产品出口增加,但以矿物燃料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没

^① Russia's Economy Loses Momentum Amidst Covid-19 Resurgence, Awaits Relief From Vaccine, Russia Economic Report, No. 44. World Bank Group, 2020.

有显著变化。虽然俄罗斯出口矿物燃料占比从 2013 年的 70.6% 降至 2019 年的 62.1%，但出口商品目录自 2003 年以来仅增加 17 个新品种，且占比均较低。2020 年，即使在全球疫情、石油价格下跌（36.6%）、能源需求大幅下降（6%）、全球贸易受阻和卢布汇率下跌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矿物燃料依然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虽然其比重降至 49.6%，但俄专家指出，2020 年俄罗斯出口的下降再次证明其以原料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很显然不利于后疫情时期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①。

按照国际经验，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和技术升级的国家均向全球生产中心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它们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但 2000～2015 年，得益于外资和跨国公司的技术与经验输入，俄罗斯也进行了产业升级和转型，主要包括从原料出口转向粗加工和精加工的产业升级，如农工联合体和森林工业综合体的初步建立，化工和建材行业则向比较成功的精加工产业转型，但并没有向全球生产中心方向转型^②。直到 2019 年，俄罗斯的开采业依然吸引多达 1/5 的外国直接投资。

当下绿色转型、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讨论的重点议题，作为全球矿物资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不可能回避，有俄罗斯专家建议政府需要改变对绿色政治的“沉默”，更多地发展绿色技术，改变俄罗斯的原料产业结构^③。这一建议在 2021 年 7 月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体现，俄罗斯官方有史以来首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俄罗斯确实在为本国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向”做准备。不过，从现实来看，一方面，近两年俄罗斯的冶金、化工和能源等大型企业出口量不仅大幅增加，而且获得高额利润，这使得政府并不急于马上推进“绿色转向”，而是采取对冶金、化工、能源领域的大企业征收利润税的方式积累资金^④，用于应对疫

① Меньше нефти, больше тканей//Коммерсантъ. № 22(6984) от 09. 02. 2021.

②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 докл. к XXI Апр.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2020 г./Ю. В. Симачев (рук. авт. кол.), А. А. Федюнина, М. Г. Кузык и др. М.; 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0.

③ Караганов. Экология – одна из сфер, где западный опыт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езе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14. 04. 2021. <https://rg.ru/2021/04/14/karaganov-ekologiya-odna-iz-sfer-gde-zapadnyj-opyt-mozhet-byt-polezen.html>

④ С металлургов и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удобрений соберут ещё более 500 млрд рублей налогов. 21 сентября 2021. <https://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21/09/21/887642-s-metallurogov-i-proizvoditelei-udobrenii-soberut-dopolnitelno-bole-500-mlrd-rub-nalogo>

情之下恢复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预测到 21 世纪 20 年代末,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开始下降,英国的“BP”集团则预测这种下降将从 21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2020 年 6 月,俄政府批准发布的《2035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①中也提出充分考虑世界对能源需求的减少,加之欧盟已经决定对俄罗斯等国的碳氢化合物征收碳税,使得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俄罗斯成为遭受财政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即使是这样,在全球能源转型方面,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却表现“非焦虑”的姿态。俄罗斯主管能源事务的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探明的石油够卖 30 年,天然气够卖 100 多年,还有北极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没有开采^②。另据预测,2035 年之前,最大的燃料能源生产大国将是美国(24%)、俄罗斯(21%)和中国(16%),届时俄出口的煤炭也将达到 5.5 亿~6.7 亿吨,比 2018 年已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平还要高出 25%~50%^③。此外,俄罗斯权威专家表示,虽然有必要关注第三次全球能源转型与俄罗斯经济的未来,但这次转型的主要特征是多样化(包括对核能技术、电能的需求依然会增加),而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能源^④。由此可见,俄罗斯在全球产业链还会继续保持较长时间的既有产业分布结构。

(二) 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及其特征

虽然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综合参与指数排名处于较高位置,但属于参与全球价值链低效率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关于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四个指标,即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和体制水平,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遥远和低水平的体制机制是原料出口国的普遍性特征,但俄罗斯情况显得有些例外,主要表现为较高比重的国内价值增值和较低比重的国外价值增值。根据 TiVA 的统计数据^⑤,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综合参

^①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http://government.ru/news/39847/>

^② Как новые санкции США ударят по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отрасли России. 27 февраля 2019. https://www.gazeta.ru/comments/2019/02/27_e_12212041.shtml.

^③ Все будет нарубись//Коммерсантъ. № 151(6631) от 23.08.2019.

^④ Глава ИМЭМО РАН: России нужно вести борьбу за умы молодеж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9 июня 2021. <https://tass.ru/interviews/11591075>

^⑤ TiVA 是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增加值贸易数据库,专门用于测算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016 年最新版的数据库收入 64 个经济体,涵盖 34 种产业。由于 TiVA 数据发布的间隔期为 5 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全球价值链变化态势的及时评估。例如,无法评估近 4 年俄罗斯参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变化情况。

与指数从 1995 年的 5% 增至 2013 年的 52%^①。其中,2011 年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数达 51.8%,包括价值链低端产品出口比重占 38.1%,这一指标均超过发达国家(48%)和发展中国家(48.6%)的平均值,但俄罗斯高端产品出口比重占 13.7%,比各主要国家的表现都较差。虽然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与发达国家相当,但出口附加值的比重较低,在国内外附加值方面表现得非常不平衡(见表 1)。比较而言,俄罗斯对价值链高端产品的贡献比发达国家(23.8%)和发展中国家(25.5%)的平均值要低一半^②。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虽然 2016 年俄罗斯的全球价值链综合参与指数相比 2011 年而言均呈下降趋势,但依然是主要大国中较高的,其中低端参与比重为 30.5%,高端参与比重为 10.2%(见表 2)。

表 1 2011 年世界主要大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

国别	参与指数	低端参与	高端参与	国内价值增值	国外价值增值	主要产业
美国	39.9	24.9	15.0	84.3	15.7	商业服务、贸易、电脑、电器、石油加工、发动机、化工
加拿大	42.4	19.0	23.4	73.2	26.8	开采、贸易、发动机、有色金属
日本	47.4	32.8	14.6	85.0	15.0	贸易、电脑、电器、有色金属、发动机、化工
英国	47.6	24.7	22.9	76.7	23.3	商业服务、贸易、金融、发动机、化工、石油加工
德国	49.6	24.1	25.5	73.5	26.5	商业服务、贸易、机械、设备、发动机、化工
法国	47.0	21.9	25.1	74.6	25.4	商业服务、贸易、物流、仓储、运输设备、化工、发动机
意大利	47.4	21.0	26.4	73.3	26.7	商业服务、贸易、物流、仓储、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石油加工

① Trade in Value – Added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Statistical Profiles,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countryprofiles_e.htm

② Е. Сидоро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ках создания стоимости//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8. Т. 62. № 9. С. 71 – 80.

(续表 1)

国别	参与指数	低端参与	高端参与	国内价值增值	国外价值增值	主要产业
俄罗斯	51.8	38.1	13.7	86.0	14.0	开采、贸易、物流、仓储、有色金属、石油加工
中国	47.7	15.6	32.1	66.9	33.1	贸易、电脑、电器、有色金属、纺织、电子设备
印度	43.1	19.1	24.0	75.9	24.1	贸易、物流、仓储、商业服务、石油加工、其他制造业

资料来源: Trade in Value - Added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Statistical Profiles,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miwi_e/countryprofiles_e.htm

表 2 2016 年世界主要大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 (%)

国别	参与指数	低端参与	高端参与
美国	31.2	22.2	9.0
欧盟	26.3	14.7	11.6
中国	34.2	16.7	17.5
俄罗斯	40.7	30.5	10.2
印度	31.0	14.9	16.1
土耳其	33.1	16.6	16.5

资料来源: Russia's Economy Loses Momentum Amidst Covid - 19 Resurgence, Awaits Relief From Vaccine, Russia Economic Report, No. 44, World Bank Group, 2020.

上述数据显示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存在较大内外失衡、片面性、不稳定性和依赖性等问题。整体而言,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很大比重仍然是低端部分,其输出的主要产品仍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能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质量。根据 WIOD 统计数据^①,2011 年俄对外出口的附加值产品中,原料和能源占比为 62%,其中 30% 是开采业,17% 为有色金属,15% 是油气产品,这一比重还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而属于价值链高端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运输、电子及配件、机械和装备)等比重则呈下降态势。到 2017 年,俄罗斯在全球价值链中 82% 的份额主要由化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三大产业提供,而高技术产业对其贡献非常小。其中,超过 70% 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企业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对国外高科技零部件的

^① WIOD 即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收录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43 个国家 1995 年以来相关数据,涵盖 53 个产业部门和 56 种商品组合;WIOD 数据发布的间隔期是两年。

依赖度较大,尤其是面向消费和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高科技产业,如汽车制造、机械设备、交通运输、医疗、电脑设备和制药等。相反,对技术进口依赖较低的企业,出口的都是中低端技术产品,如食品、化工、木材加工、冶金等产业^①。2018年,俄罗斯是排名全球第12位的出口国,但仅占全球总出口比重的2.3%,2019年排名降至第16位,2020年则降至第17位,相应地,全球价值链参与比重继续减少。此外,俄罗斯的产品主要出口至中国和欧盟,而服务输出则主要面向欧盟和美国,这说明俄罗斯的出口对中国、美国和欧盟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且产品出口成本远远高于服务出口成本,更不谈服务出口占GDP比重不高的问题,如2020年俄罗斯服务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为54%,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比都超过70%^②。这些都表明俄罗斯在拓展或深化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和质量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依然面临不少现实性挑战。虽然有一些专家建议俄罗斯应该出口更多附加值高的加工产品,但由于缺少显著的竞争优势,多数企业对此兴趣不大。此外,在提升全球价值链方面比较成功的俄罗斯行业,如木材加工业、农业,其面临的风险仍然是科技含量低,这实际上对俄强化基础研究、提升科研水平构成挑战。因此,俄罗斯木材加工业、农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做法和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

二 俄罗斯参与全球“链式经济”的“二元选择”

2016年7月,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明确将俄罗斯视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参与国^③。这说明俄罗斯融入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链式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总体而言,俄罗斯融入“链式经济”并不成功。探究俄罗斯在融入“链式经济”进程中所呈现的前述特征可以发现,俄罗斯官方两种不同的政治抉择影响了其在融入全球“链式经济”上的表现。

(一) 拥抱全球化的谨慎型“接轨”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是俄罗

^① Joao Amador, Sonia Cabral, Networks of Value Added Trade, ECB Working Paper 2016, No. 1931, p. 29, <https://www.ecb.europa.eu/pub/pdf/scpwps/ecbwp1931.en.pdf>

^② Russia's Economy Loses Momentum Amidst Covid - 19 Resurgence, Awaits Relief From Vaccine, Russia Economic Report, No. 44, World Bank Group, 2020.

^③ 同^①。

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初始阶段,也是最佳时期。这一时期恰逢外国直接投资在俄罗斯比较活跃的阶段(2000~2008年),这与石油价格上涨和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有密切关系。据统计,2000年俄罗斯吸引外资仅占世界总量的0.4%,到2007年达到2.7%,然而到2018年则降至1.3%^①。这一时期,俄罗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比较成功的是能源产业。不仅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布局(包括合资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和拓展市场(其典型的代表是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而且俄罗斯的私有企业也纷纷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包括扩大对中东、东欧地区的投资,拓展全球业务(如尤科斯石油公司的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收购外国企业的股份等。事实也表明,1995~2018年俄罗斯的出口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原料和能源产品的出口,但这些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获得^②。

从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而言,俄罗斯政府选择优先推动原料能源综合体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显然是比较明智的。一方面,早在苏联时期就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独立后,通过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在打造产业链、价值链的前沿基础设施方面与欧洲开展了多样化的深度合作。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这种历史和优势,21世纪以来,俄欧双方通过强化相互投资和市场开放构建了稳定的产业链,即使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遭遇欧盟制裁,俄欧双方的能源合作也没有受到巨大影响,这也印证了俄欧能源产业链融合的稳定性的稳定性。

上述成绩的取得,虽然离不开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和2014年之前较稳定的政治联系,但也与俄罗斯官方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及其采取的策略存在密切联系。当然,俄罗斯官方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宣称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能够促进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要使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表达对全球化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金融不稳定和跨国经济犯罪等风险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更担心国家主权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被弱化。但在俄罗斯政府的

^①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оссии. 7 июля 2020. <https://www.hse.ru/mirror/pubs/share/382610423.pdf>

^②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多寻求内生动力》, 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3_21_584767_s.shtml, 2021年3月21日。

谨慎决策下,这种矛盾立场基本上能够得到较好的平衡,且一直持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①。

(二) 阵痛之后的防御型“脱轨”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西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全球化也因此遭遇很大的挫折,至今恢复缓慢,同样,对俄罗斯参与全球“链式经济”态度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这次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也使得俄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上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俄罗斯执政精英看到: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不稳定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增强成为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的主要阻碍因素;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将俄罗斯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尤其是2011年在阿拉伯地区发生的政治动乱影响深远,造成该地区一直动荡不安。为此,俄罗斯执政精英认为有必要改变俄罗斯的应对策略。例如,在2009年发布的《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提出,俄罗斯保障油气产业链、价值链稳定安全的关键在于强化“对能源市场的控制”和“国家在能源政策中的作用”^②。随后,俄罗斯政府出台了有关限制外国投资的法案,列出了30多个须获得官方批准外资才能参与的领域,并且这个限入名单还在扩大之中。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系急剧恶化以及随后西方对俄实行大规模制裁,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参与全球“链式经济”的消极态度,最终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量压倒对外经济交往的议程,其融入全球“链式经济”的积极性极大受挫。即使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下降、国外直接投资减少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也没有让俄罗斯高层改变融入全球“链式经济”的消极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前副总理库德林建议的回复是这方面最有力的官方表态。2016年5月,时任副总理库德林向普京建议,俄罗斯要改变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落后状态,只能以缓和与西方对抗为前提,通过积极融入全球科技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来实现,但普京否定了库德林的说法。普京认为,俄罗斯这样具有千年历史的国家,即使在某些方面落

^①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多寻求内生动力》, 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3_21_584767_s.shtml, 2021年3月21日。

^②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утвержден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3 ноября 2009 г. № 1715 - р. <https://minenergo.gov.ru/node/15357>

后了,也不可能为了改善与西方关系而拿主权去交易^①。虽然俄罗斯的权威专家认为,普京与库德林两人的看法更多体现的是过时的“处世观”^②,但也指出背后确实存在的一个客观现实,即随着全球范围内采用技术的成本降低,借助机器人化生产的消费品将会越来越便利和廉价,导致的结果是全球生产变成地区生产,大多数消费品完全可以在世界各地就近开设工厂生产^③。另外,俄罗斯政府自2012年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政策^④,2014年遭受西方制裁之后进一步强化了该项政策,迄今依然维持不变。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政策前后共涉及22个产业领域约2000种产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俄罗斯政府在重新恢复本国融入全球“链式经济”方面的消极态度。

特朗普执政之后推行的基于“美国优先”的封闭主义、单边主义以及通过“贸易战”、经济制裁和“科技战”等方式强迫他国按美国意愿行事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秩序,也让俄罗斯进一步看到: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都没能把经济相互依赖转换为两国关系的保险箱,反而变成摧毁双方关系的工具或武器,那么,可以断定,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将置于困难处境。

有鉴于此,不管是俄罗斯精英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得出的一个普遍性结论是:俄罗斯实际上是这波超级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受害国^⑤。因此,俄罗斯对待全球“链式经济”的态度依然是冷淡,甚至是排斥的。

① Кудрин предложил Путину снизить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Не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конфликт и не будет торгова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ом, ответил Путин. 30 мая 2016. <https://www.vedomosti.ru/economics/articles/2016/05/30/642871-kudrin-putinu>

② 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 Фёдор Лукьянов. Отстраненность вместо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6. Т. 14. №6. С. 8 – 27.

③ Harold L. Sirkin, Michael Zinser and Justin Rose, 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 How Cost Competitiveness Is Changing World Wide, August 19, 2014, https://www.bcgperspectives.com/content/articles/lean_manufacturing_globalization_shifting_economics_global_manufacturing/

④ 徐坡岭:《俄罗斯进口替代的性质、内容与政策逻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3期;李建民:《俄罗斯进口替代规划:政策、目标及成效》,《欧亚经济》2018年第1期。

⑤ А. В. Картунов. Кризис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будуще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РСМД). Доклад № 60/2020. М. : НП РСМД. 2020.

三 新的十字路口:延缓重新接轨,还是走“第三条路”

始于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和痛点,全球范围讨论重组或打造稳定、安全、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呼声越来越高^①。对俄罗斯而言,全球疫情危机和“链式经济”暴露的缺陷再次强化了俄罗斯领导人近几年坚持的对外政治立场,也即更多基于敌对的国际环境、退热的全球化、地缘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合理性、国际冲突多于国际合作、单边行动效率高于多边等为出发点来看待世界及其走势,包括“链式经济”的发展前景。因此,俄罗斯政府迄今依然没有提出与世界重新接轨的新战略,而是采取一种延缓策略:既不急于作出新的明确抉择,同时也善于利用疫情危机下的各种机遇,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为迎接新一轮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做好准备。

一方面,俄罗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应对疫情危机和复苏经济。当前,石油价格难以保持高位、累积的金融储备逐渐缩减、经济增长乏力、被世界经济进程进一步边缘化的风险增大等表明,构成当前俄罗斯经济基础的因素正在被削弱。如果危机长期持续,不排除国内的封闭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增长,也将会影响俄罗斯参与重构“链式经济”的兴趣,因此,暂时没有必要冒此风险。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看到后疫情时代提供的诸多机遇。有俄罗斯专家预测10年之后可能出现的2.0版全球化^②,并建议政府采取以下举措强化本国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竞争力。首先,支持企业利用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如

① 相关的讨论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 Global Value Chains: Efficiency and Risk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 - 19,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 - 19), OECD Publishing, 11 February 2021,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global-value-chains-efficiency-and-risks-in-the-context-of-covid-19-67c75fde/>; COVID - 19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Options to Build more Resilient Production Network, OECD Policy Responses to Coronavirus (COVID - 19), OECD Publishing, 3 June 2020, <http://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covid-19-and-global-value-chains-policy-options-to-build-more-resilient-production-networks-04934ef4/>

② 相比以经济和金融领域为主的1.0版全球化,2.0版全球化将会更加倾向于社会、信息和人文进程以及解决全球不平等、资源的再分配等世界性问题。具体论述参见 A. В. Кортунов. Кризис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будущее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РСМД). Доклад № 60/2020. М.: НП РСМД. 2020.

“阿里巴巴”、“亚马逊”和“易贝”等大型全球平台)或强化数字化升级的方式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其次,发展工业机器人,工业生产机器人化不仅能够扩大产业内的贸易数量,且机器人化比重越高,受到不可抗力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就越小,这些都有助于生产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如发展3D打印能够将所有生产产业面向终端消费者);再次,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数据显示,2014~2018年,俄罗斯出口型小企业数量增加2.8倍,中型企业数量增加4.7倍;最后,使传统产品销售市场多元化,同时积极开拓针对新产品的新兴市场^①。

2020年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如果俄罗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深化或拓展融入全球价值链,那么其将会成为未来俄罗斯加快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因为这种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方式更加有助于俄罗斯实现其国家发展目标,包括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加快技术发展和增加高科技领域的工作岗位。在参与全球生产链方面,世界银行也建议俄罗斯持更加积极的态度。此举不仅有助于俄罗斯走出当前经济停滞状态,还将会促进经济更加多元化和提升生产效率^②。

四 中俄“双链”合作特征与拓展路径

中俄两国在诸多经济和科技领域的优势互补性强,但双方在“双链”(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与两国高水平的战略互信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潜力有待开发。当前中俄“双链”合作水平较低,既有中俄双方对参与全球“链式经济”的不同态度和比较优势差异的原因,如俄罗斯是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原料与能源为主的单一型国家,中国则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和完整产业配套能力的复合型国家;也有两国“双链”面临的同质性问题和挑战的制约,如产业基础薄弱、产业能力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低端产业过剩、高端产业不足的结构失衡问题等^③。为此,有必要梳理中

^①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добавлен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риск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оссии. 7 июля 2020. https://www.hse.ru/mirror/pubs/share/3826104_23.pdf

^②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стоимости обходят Россию сторо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6. 12. 2020. https://www.ng.ru/economics/2020-12-16/4_8041_economics2.html

^③ 黄群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

俄在“双链”领域的合作状况,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新机遇与新空间。

(一)当前中俄“双链”合作特征

第一,从分布形态来看,虽然中俄“双链”合作覆盖领域广,但仍主要以原料和能源产品为主。具体而言,目前,中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已经涵盖石油、化工、矿物燃料、林业、农业、电子商务、制造业(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其配件)、有色金属及其制品、轻纺业(纺织品、鞋)、物流运输等诸多产业,不过主要涉及石油和其他矿物原料、木材(造纸)、农业(大豆)等三大领域^①。这可以从中俄近20年的贸易结构变化得到印证。以2018年为例,排在首位的是石油和矿物燃料,占俄对华出口的73.5%;第二位是木材和造纸,占6.3%;第三位是农产品,占4.5%,合计为84.3%^②。

第二,从合作水平来看,仍处于中下游水平,且链条式关联关系并不紧密。从目前中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涉及较多的三大产业领域来看,其中能源领域的合作相对比较密切和成熟。这与能源合作是两国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是吻合的,但也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巩固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领域,包括能源合作的提质升级、能源技术标准互认和对接、科技创新对能源合作的促进和引领、信息技术和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能源研发合作以及深化上中下游全方位一体化合作^③。习主席的讲话表明,在提升中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链条式关联度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在林业和农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也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强化双方的合作内涵,提高合作水平,尤其考虑到这两个领域的合作科技含量更低面临的挑战更多。

第三,从合作动能来看,中俄两国自发深化的合作少,合作的内生动力较弱,更多依靠外部形势(国际危机)的压力促成。这在中俄能源、农业合作领域体现得比较明显。能源合作领域的进展得益于两场国际危机:一是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中俄能源谈判机制启动,经过多次高层磋商谈

^①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多寻求内生动力》, 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3_21_584767_s.shtml, 2021年3月21日。

^②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сырьевой кладовой Поднебесной//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02. 2019. https://www.ng.ru/economics/2019-02-11/1_7504_china.html

^③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07/c_1124595915.htm, 2019年6月7日。

判,签署了《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标志着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进入长期战略合作的新阶段。另一个是2013年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及其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制裁,涵盖能源及其融资、技术领域,推动中俄于2014年5月签署天然气“世纪大单”,这是双方费时10年的谈判,经过长达20年博弈达成的共赢协议。而近几年的农业领域合作进展,其中既有西方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使得俄罗斯大力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并寻求新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的考虑,更有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推动以及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各国对安全与稳定的粮食供应链的担忧^①。这些都有力地推进了两国农业合作的迫切性,并提出开展大豆等农作物生产、加工、物流和贸易全产业链合作^②。

(二) 中俄深化“双链”合作的可能路径

虽然全球疫情重创了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但两国合作依然保持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导致全球贸易、投资低迷的背景下,2020年中俄贸易虽有小幅下降,但仍保持高水平运行,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中俄贸易额为1077.65亿美元,同比下降2.9%。2021年中俄贸易额为1468.87亿美元,同比增长35.8%,再创历史新高^③。数据表明中俄经济存在较好的抗压能力,同时也有必要抓住后疫情时代提供的诸多机遇,更多地发掘两国合作的巨大潜力。

中国和俄罗斯同为世界大国,又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在“双链”合作方面的诸多天然优势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两国具备的潜力也有待深挖。与此同时,就近中期而言,两国面临的相似任务是提升“双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这实际上也为两国深化“双链”合作、提升合作水平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因此,建议通过“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再平衡”的路径深化两国“双链”合作。

第一,进一步巩固并做大做强两国已有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合作成果,同时需要重视“去甲烷化”对中俄增强“双链”合作效益的积极作用。当前多数

^①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多寻求内生动力》, 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3_21_584767_s.shtml, 2021年3月21日。

^② 《中俄农业合作“新时代”来了吗?》,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816/c1002-31300848.html>, 2019年8月16日。

^③ 《2021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5/4122070/index.html>, 2022年1月14日。

国家提出重组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新的合作机遇,这方面不仅涉及两国合作相对成熟的能源、木材和农业三大领域,还包括正在推进的以军事和科技合作为代表的创新链以及电子商务、旅游业和跨境物流等潜力巨大的产业领域。与此同时,中俄还有必要抓紧探讨适应全球经济“去甲烷化”新趋势的合作举措。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全球102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旨在削减强效温室气体甲烷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甲烷承诺”,计划到2030年,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30%。虽然中俄都暂缓加入这项协定,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将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而是更多从自身国情出发制定合理的减排行动,尤其要“考虑发展中国家普遍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方面存在的基础数据薄弱、监测技术和有效措施缺乏等问题”^①。在这方面,中俄两国可从能源、农业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入手采取一些共同的应对举措,包括进一步控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供应链中排放的甲烷量,制定新技术和标准体系,采用新装备等,旨在提升两国“双链”合作的效益,包括两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增强两国中小企业或实体的参与活力。中俄企业和实体是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主体,因此,有必要加强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协商接洽,找准合作方向,找好合作伙伴,找对合作项目,增强企业的参与动力^②。近几年,俄政府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中国加强与这些企业的对接与合作,不仅有助于双方拓展传统产品销售市场,也有助于开拓针对新产品的新兴市场,同时中俄中小企业合作活力就会显现,成为新的增长点。

第三,合力提升两国“链式经济”现代化水平。鉴于两国都面临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比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于中低端的困境,有必要着力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强化两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③。对两国而言,虽然这是艰难痛苦的过程,但也是绕不开的进程,两国均具备这样的潜力。根据2013年经合组织发布的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综合报告,其中特别指出俄罗斯具备拓展

① 李婷婷:《甲烷:减排新战线》,《环球》2021年第25期。

②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多寻求内生动力》, 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3_21_584767_s.shtml, 2021年3月21日。

③ 黄群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巨大潜能,包括通过进一步扩大进入世界市场和投资的力度、提升生产效率、采用创新工艺和发展人力资源等路径,并在金融服务、航空运输、农业和 IT 技术等领域具有广阔前景^①。中俄可以将上述领域作为提升“双链”现代化水平的先行先试领域。

第四,畅通中俄之间的经济大循环。从当前中俄经贸合作水平来看,导致两国经济存在循环不畅的堵点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有待优化、产业供给有待提升,生产和消费与供给和需求之间匹配度有待提高等^②。因此,基于全球“链式经济”的最新变化(如近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提出的“双循环”战略以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高质量对接合作)和未来趋势(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中俄可以通过切实转变经济合作模式^③和打造面向未来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改变决定经济地理的距离、密度、阻隔的三要素等^④,着力疏通两国经济畅通的堵点,为迎接新一轮全球化做好准备。

第五,寻求后疫情变局下多方互动的再平衡空间。中俄深化“双链”合作,不可能闭门造车,也离不开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疫情过后,预计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将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的平衡。全球疫情作为重要催化剂,正在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一系列经济再平衡战略^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提出以重振高端制造业、促进出口、鼓励研发创新和扩大制造业就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对中俄而言,两国既要积极利用美欧经济再平衡战略带来的机遇,获取新的比较优势,巩固优势产业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应对新的挑战,包括美欧对中俄深化“双链”合作的阻隔与打压。

(责任编辑:李丹琳)

①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Synthesis Report, 2013, <https://www.oecd.org/sti/ind/interconnected-economies-GVCs-synthesis.pdf>

② 万青松:《中俄“链式经济”合作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形势倒逼,多寻求内生动力》, 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1_03_21_584767_s.shtml, 2021年3月21日。

③ 《俄外长称加强产业链合作和投资联系是实现中俄贸易发展目标的重要前提》, 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6-06/02/content_25593354.htm, 2016年6月2日。

④ 王湘穗:《中俄合作重塑疫后世界经济地理,有五大关键》, https://www.guancha.cn/wangxiangtui/2020_07_29_559359.shtml, 2020年7月29日。

⑤ 陈昌盛等:《“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内外部环境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